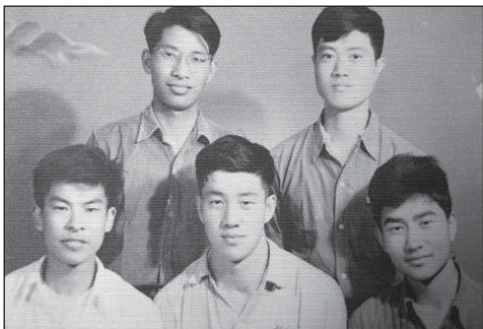


## 一张老照片引起的思念

○赵学勤（1955 土木）



后排左起：诸锦标、姜凯，前排左起：陈德坤、赵学勤、李鸣琰

同窗学友在校期间，切磋琢磨，耳濡目染，享受了青春的欢乐。如今过去了五十多年，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漫行过来，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一桩一桩故事让我对母校、对老同学的精神风貌，有了更深的感触和认知。这些小事如同路旁小草，也许能为我们人生的路途添加一丝绿意。

1951年，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录取学生102名，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录取160名。1952年院系调整，两校的土木系合并，扩展为土木、水利两系，按苏联教学体制设立了五个专业。1953年拍摄的这张黑白照片是在当时国营海淀照相馆的标准件，我们都来自北大，都极其普普通通，没有当今青年的帅气，仅有一点当年大学生的那份稚气和朝气。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将这张老照片视为珍品，保留至今。

我们五人中，两人来自浙江、福建，其他三人来自西北。我们大一时同班，二年级起分到了两个系的三个专业中学习。性格、志向、爱好不完全一致，南北方的生活习惯相异，何以能结下持久的学友情？是机遇、缘分，还是内外因素的影响，我们当初也说不清楚。听我将五位同学的情况介绍给大家：

### 诸锦标 我国第一批原子能事业的建设者

老照片中，最具有神秘传奇色彩的是老诸，有关他的生平，直到2005年那次重逢才知晓。他来自浙江诸暨县，六岁上私塾时，外公起了个他喜欢的、有书香味的名字——伯铭，可被教书先生改成现在的名字。他待人热情、和气，在高中时曾当过绍兴市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在中学生的眼里那可算是个“大官”，历练一定不少。可他以前在闲谈时从未聊起过这事，可知他是个不显山露水的人

1955年毕业后，他留校两个多月搞肃反，然后分配到了从事原子能的某地建筑技术局，真正进入了“保密箱”，开始“六亲不认”。报到以后，他去了当时是一片庄稼地的工地，住在老乡家，吃饭在一座土地庙里，没有电灯，夜里很多人围着一支蜡烛汇报工作。反应堆、加速器的建设在这里建成，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原

## □ 我与清华

子能人在这里成长。后来又去建设核聚变受控研究基地和高通量工程试验堆，建设基本完成后，调往核工业部机关工作，担任设计处长。以后又主管一项与外国合作的工程，出国多年。他一生花费了很大精力学习核技术，为了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地往前走。他的技术职称是研究员级高工，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退休之后，他练习书法、雕刻图章，已都有成就。在清华聚会时，为了照顾患病老伴，有时不等吃午餐就赶回家去。重逢以后，我们经常通讯，他多次谈起的话题是“朴实憨厚、友善待人”，把学友的长处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还经常给与鼓励，彼此之间心领神会。

### 李鸣琰 从水工结构专业 闯入书画艺术天地

他祖籍陕西三原，学的是水工结构专业。1955年毕业后，一直在水利部门工作，参加了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最后在华东水利电力研究所担任所长，1992年退休。

和老诸一样，李鸣琰也是一位内向的人。从2005年重逢以后的多次交谈中，始了解到老李介入书画界的程度已相当之深了，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他先是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证书号03010）、浙江省老干部书法家协会会员，2009年又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并增补为中国艺术学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更神奇的是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这个单位由许嘉璐、路甬祥两位副委员长领导）之下的诗书画院理事一职。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迎接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伦敦奥运会等重大书画活动中，其

作品陆续获得金奖、银奖，个人得到了很高的荣誉。这是对老李的鼓励，我们老同学为之高兴不已。

### 姜凯 当代版的“三顾茅庐”

在五个人中，老姜行政级别最高，踏入了从职工到干部序列的门槛，可他总是诉说自己什么都不会，还信誓旦旦地说什么“不是瞎说，不是谦虚，实在是自己腹内空空，只会做牛做马，低头干活。”的确，他是一个干实活的人，不论何时何地。至于说起“做牛做马”，他这头“牛马”可是身手不凡，人事组织部门求之不得。

他祖籍山西，在西安上中学，1955年水利系毕业后，留在清华和中国科学院、水利部合办的水工研究室，在张光斗教授领导下做研究工作。后来到了水利科学院和山西省水利工程局工作。工程局的领导被提升为水利厅厅长时，向组织部门推荐要他做副厅长，愿意和他搭档。在山西，老姜不负众望干了一届。万家寨水利枢纽是山西的重点工程，1994年在重重困难中动工。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进展，需要有业务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人去挑起这副重担。省委书记等省领导来找老姜，但未谈成，遂登门拜访其母，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老姜只能走马上任。不出所料，这一工程按时完工，2002年9月通过正式验收，至今它仍是太原的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保障。

退休后，本可以过颐养天年的生活了，可是请他参与的事依然不少。前不久，山西省水利厅还来请他审查即将开工工程设计文件。他看到一些问题，感到责任很重。我们同学知道后说：“事实证明，姜还是

老的辣！”

### 陈德坤 在数学乐园中漫步前行

老陈祖籍泉州，十来岁时即跟着祖父熟练地掌握了犁地技术。1951年，曾梦想学铁路，准备将来回福建修建铁路。二年级分专业时想学水利，好去响应号召“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但都未成，最后服从分配学了公路干线与城市道路专业。1958年反右后期，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学习戛然中断，到上海郊区劳动一年多。后被调往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改行去教高等数学。1971年秋，登台为工农兵学员上课，先补习中学数学，后才教本科数学。直到1984年为硕士生讲授“数学物理方法”，并涉足“流变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完成了相关的课题，拓展成著作出版。他去美国做过访问学者，职称评为教授，退休前曾任上海城市建设学院副院长。

他现在的志趣是继续漫步于数学乐园，拟把分形几何学应用于工程技术。这对退休的人而言，需要有坚韧的毅力、执着的精神，有的同龄人已无法理解其初衷。“读书、作文、歌咏、打乒乓球，生活充实，身体健康”，这就是他的幸福。如今，他在数学乐园中继续漫步前行。

### 我，甘心做一名救火队员、清道夫

朋友们问我：“你来自哪里？”答曰：“黄土地。”中学时，听老师讲起北京大学聘请许多名望高的教授，我即慕名奔往。北大的红楼、民主广场，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马寅初校长在北大的一句开场白“兄弟回娘家，到北大来了！”赢得了崇敬和满场的掌声。周末，马校长请党中央

和国务院的部长们来校给学生做报告，生动深刻，启迪思想。寒假期间，被安排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东欧国家建设成就展览会当讲解员，意外地见到考入天津大学的高中同学，惊喜这种机会只有在北京才会有。

1952年，我因院系调整进入清华。在圆形屋顶的大礼堂内，放映国外科技风光电影。当时看到那立体交叉道路网和川流不息的汽车，一下子惊呆了，从此我和公路与城市道路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在清华园学习，各个楼馆间相距很远，每天背着书包穿梭其中，同时也欣赏着比公园还要好看的皇家园林和建筑美景。更主要的是名师深入浅出的讲课，让我们清楚地掌握了复杂知识的真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老师给与学生的是“猎枪”而不是“猎物”，是“渔”而非“鱼”。清华北大的教育水平是一流的，能够在这里学习，是一种幸运。大学四年，再加上副博士研究生学习四年，共计八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一生中最欢乐的时光。

工作后发生的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按国家计划分配我到高教部系统，陕西省却提出要我去西安继续做黄土研究工作。因没有指标，须经两阶段调整，先是由部到省，分配到建筑科学院西安分院，后是系统交换。人事部门当时提出以两个本科生来对换我一人的条件，为挑选到满意的配对人员，持续了两个多月。8=4+4，反映了组织和父老乡亲对我的信任和期盼，让我深思久远。二是到厅机关上班没有几天，参加了一次青年团支部会，主题是对两名闹个人主义的团员进行批评教育。他们都是清华机电类专业毕业生，

## □ 我与清华

年纪轻轻受到组织处分,无疑是当头一击。那时正逢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越“左”越革命,那种会议场面,一生难以忘却。

工作中,我既有“过五关”的喜悦,也有“夜走麦城”的惶恐,甘苦备尝。1959—1969年,为编制铁路黄土路基设计标准图,提供了称之为“裂隙法”的计算方法,正式应用了30多年;又为解决桥梁钻孔桩基础设计规范中一个关键问题,先是验证、引进了称之为“M法”,后又研究提出了称之为“C法”的计算方法,前者已编入多家行业设计规程,应用至今;后者,已被专家写入著作中。

最难以忘怀的是在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三四月间,我有幸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科学化,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讲话温暖人心,鼓舞士气。

此后,我经常应约到工程建设第一

线,充当清道夫、救火队员,脚步从华南踏到塞北,从东海边迈到中西部。对那被迫中途停工的工程,或修改设计、恢复施工,或采取措施、转危为安。对于大量有争议的重点工程桩基检测项目,应用了和中科院电工所、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合作完成的发明专利项目——水电效应法做了重复检测,起到了仲裁作用。1987年7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了我们在广东输电线路工程检测中取得成功的消息,远方的朋友们来电来信表示祝贺。作为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教授级高工,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人,我虽然尽力而为,但总感到做得太少。

经历近60年的生活磨练,我盼望大家带着平常、和谐的心态,纯真的友情,再次重逢于清华。让我们牢记朱自清大师的话:“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愿我们怀着快乐的心情,健康乐观幸福地生活一辈子。

2014年9月15日

## 抚今忆昔话人生

○徐饮周(1953机械)

岁月漫长,人生苦短,转眼间我们都已是八旬开外的老叟了,抚今忆昔感触颇深。我们每个人机遇不同,经历各异,就我而言,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60年前的1953年10月离开清华。此前我是一个热情洋溢、意气风发的青年,毫无顾忌地跟着党干革命,我曾斗志昂扬地参加了宣传抗美援朝的活动,我也曾竭尽全力地参加了思想改

造运动,作为革命的动力来帮助那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我从燕大来到清华,还没上课就被抽调出来到制图教研组做助教,以满足当时学校扩大招生规模之需要。我服从了调动,毫无怨言。1953年我又毅然服从教育部和学校的决定,离开清华调到103部队。当时都没告诉我这是什么单位,报到后才知是哈尔滨军事工